

世纪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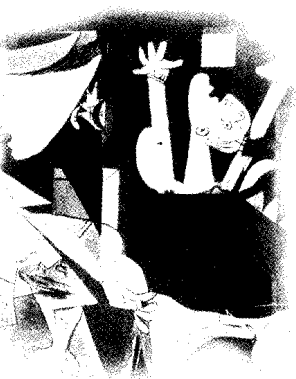
思想之旅书系

谢冕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世纪留言



谢冕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留言/谢冕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2

(思想之旅书系)

ISBN 7-5043-2942-8

I. 世… II. 谢…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②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019 号

书 名 世纪留言

著 者 谢 冕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复外真武庙二条九号

邮 编 100866

联系电话 63263201(发行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东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7 印张 136 千字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价**:10.00 元

书 号 ISBN 7-5043-2942-8/I · 405

目 录

· 文化思索 ·

世纪末的忧患	(3)
多元秩序与文化整合	(7)
盗火者的悲凉	(11)
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	(17)

· 百年文学反思 ·

1898：并非文学生长的季节	(25)
回望百年文学	(36)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41)
“百年不遇”的胜景	(47)
一百年才有一次的聚会 ——记“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	(51)
跨世纪的机缘	(56)
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	(59)
百年反思与文学期待	(112)

· 关于当代文学 ·

文学反抗的归宿

——当前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 (117)

停止游戏与再度漂流····· (121)

转换的视野

——关于“后新时期文学”····· (123)

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 (127)

无法拒绝的隐忧

——九十年代文学走向····· (130)

理想的召唤····· (133)

永恒的追逐····· (136)

地平线已然展开····· (139)

· 新诗断想 ·

先锋的使命····· (145)

苍茫时分的随想····· (150)

面对世纪的黄昏····· (153)

潮流的价值····· (155)

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 (157)

· 批评话题 ·

精神领域的常态····· (161)

文学批评的净化····· (165)

建设性和科学精神····· (169)

秩序的重构·····	(172)
香港的启示·····	(177)
从文学中国到中国文学	
——一个期待：得到的和未曾得到的·····	(181)

· 文学巨人评述 ·

最初的启迪

——以此庆祝冰心先生创作七十周年·····	(187)
-----------------------	-------

我们面对一个海·····	(192)
--------------	-------

我祈愿的黄昏

——冰心《霞》读后·····	(197)
----------------	-------

首届世界冰心文学奖评委感言·····	(204)
--------------------	-------

褪尽繁华的深沉

——读巴金的《怀念萧珊》·····	(205)
-------------------	-------

永远沐浴着他的阳光

——送别艾青先生·····	(208)
---------------	-------

后记·····	(214)
---------	-------

文
化
思
索

世纪末的忧患

又到了一个世纪的尾声。当二十一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如今活着的几代人大都还活着，但现今活着的我们都在慢慢地送走这个世纪最后的几抹斜阳。历史终于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思考这整整一百年，我们因而显得壮丽而悲凉。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古老的社会，一百年本来就是短暂而匆忙的，但自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末，灾难和忧患似乎没完没了，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了它的“漫长”。因而，关于它的思考显得异常沉重。

本世纪开始的那一年即 1901 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清议报》八十二期）。这篇文章以富有远见的预示，代表了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二十世纪的觉醒：告别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于“过渡时代”。梁启超指出中国应当把握这个世纪的战略思想：中国有机会结束数千年停滞的封建社会向着开放的现代社会过渡。他认为当时世界“最可以有为之国”是俄国和中国。中国由于“十九世纪狂飙飞沙的袭击和驱实”，“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已逐渐陷落，正是充满痛苦而又充满希望的弃旧图新的改革时代。他

形象地比喻当日的中国“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话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梁启超热切呼唤“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中国这只争取新世纪的崛起的航船，至今没有驶向大海。（也许驶过，但自然和人为的恶浪颠簸了一阵，总是又驶了回来。）蔚蓝色对于我们，至今还是一个美丽的梦幻。中国和中国的知识者并非没有识见，然而我们得到的却只是面对这发表将近一百年的《过渡时代论》而生发无尽怅惘。

应该承认梁启超的远见卓识。自文章发表之后，至少有辛亥革命宣告的清王朝的灭亡以及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样一些大事件发生。但时代无疑把失望留给了中国。中国这只垂老而犹思奋起的雄狮，几经颠扑依然未能猛迅呼啸于山林。而我们的同行者同样是古旧帝国的俄罗斯，以及具有同样文化渊源同时又有同样封建重负的日本，在本世纪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则似是一只急浪中打旋的舟船，以将近一个世纪的挫折、受辱和折磨，终于又回到原先的出发地——二十世纪末叶，中国再次展示自己驶向海洋的欲望。

近百年中国国运不振，有深远的世界和中国自身环境的原因。但中国社会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痼疾不能不引起深重的反思。百年来中国知识界为挽救社会的衰颓进行了悲壮的抗争。从严复关于西方启蒙学说的译介到谭嗣同的流血讲演；从胡适艰难的文化反抗到鲁迅全力进行的国民性批判；七十

年代以迄于今的大陆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放的再鼓涌，以及台湾从柏杨的“酱缸文化”到龙应台愤怒的旋风……它们构成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画卷。这画卷是中国数代知识分子以血泪为墨彩所绘成。

当然，与它相映衬的还有另一幅历史长卷：它展现中国民众为抗拒奴役和入侵以及为自身的分裂和困扰而进行的正义的以及说不出其意义和价值的硝烟弥漫的画面。流血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令全世界惊愕的“文革”大骚动。

两幅百年画卷令人悚然心惊。百年来有识之士挣扎以至捐生而徒劳，它未能挽救中国的艰危。

我们这些与二十世纪中国共过苦难的人，我们无疑将永远和这块土地亲近。我们的心情如一位诗人著名的诗句所写的那样——

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
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
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
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

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该社会对于知识者的尊重成正比。虐待和凌辱知识分子的现实，不仅为这个社会打上愚昧和野蛮的金印，而且恶劣的人文环境使这些原可为社会精英者的个性和人格萎缩以至变异。他们在无数次的思想劫难

中面对伤害而无力自卫，于是筑起心狱。他们在这里经受着比环境和他人的暴虐更为残酷的自尊、自戕、以至自萎。

也许现今的一代人比任何一代人都要不幸，他们以伤痕累累的身心而要面对百倍、万倍于前辈的艰难困苦：十年的人为浩劫、数十年的社会异变、百年的战乱，文化的沦丧、文明的堕落、爆炸的人口、失调的供求、沉重的社会病……

他们在无尽的期待和奋斗之中。一百年后重返中国的“过渡时代”。

多元秩序与文化整合

在急促而多变的二十世纪，我们居然能够保持一个完整而近于封固的文化大陆；当友邻的古老文明相继黯淡以至消失的时候，我们竟能安然度过历史的裁夺而存活至今，这个大一统的文化生命力之顽健实在惊人。中国百年来的衰危有众多的原因，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始终是近代以来先进知识界关注的题目。

大一统文化对一切“闯入者”有强大的融解力。它因长期缺乏竞争对手而显得自足，于是造就它封闭、保守、自大，以及缺少弹性的品格。这一古老文化长久而全面的笼罩，构成民族心理的整体疲惫感。我们有过冲出自足心态的汲取，也有两种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激动，但终于又在其次大无比的漫漫中消解。这原是一个浩瀚而充满活力的内陆海，如今却更像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沼泽地。

曾有几代的盗火者，盗取了外来文明的火种，但似乎未经点燃便为无边的暗黑所吞噬。反视这一百年，我们仿佛是希腊神话中那个受惩罚的人：他竭尽全力推石上山，然后那石又滚下来，他再推，又再滚回原地。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

的时候，想起本世纪第一个年头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对中国所怀有的希望：“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令人惊悚一百年即将过去，而中国这只船仍然如梁启超当日所看到的在“两头不到岸的海中打旋”。

打旋就是画圈。当中国在不断画圈的时候，世界正沿着一条线向前走去，它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条龙演出一幕又一幕如同“文革”那样自戕的活剧。我们总是期待一种新质的引进与加入，但是大一统文化的吞噬力总是能够把那归化为旧质。思想和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悲凉感由此而生。那么，难道我们只能永远受罚，永远充当世界的弃儿和准弃儿，我们将何以自救？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似乎疑虑重重、忧愤更深。

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等同于罪恶。它的灿烂辉煌虽不宜永远陶醉式膜拜却有待积极的择取与承传。改造旧有文化使之适应现时的潮流以应国人的进步要求，也仍然是当今知识界的要务。国门的重闭是难以想象的。门既不关，就有风不断吹来。这局面也许与本世纪的任何时期均有不同。然而，为进步计，我们仍要冷静省思我们的文化策略。

大一统的文化所具有的广袤的覆盖面与强大的凝聚力，曾造成中国若干朝代的繁荣，但由此派生而出的全民族的恋旧心态与缺少自新的创造精神则是事实。我们总是以沾沾自喜的口吻讲述中国的四大发明，我们为什么不反躬自问：发明了四大发明的后代为什么会以落后者的形象出现在世界？

大凡容许多种文化存在、参与竞争的时代，总是充满活

力的时代。异质的加入提供了另一种参照系统，并能生发改造的动力以健全自身。远的如盛唐，近的如清初，再近的如五四，都是多元文化的并存竞争促进社会进步的先例。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文化，它的进入也曾激发过社会的生机。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考察，多一种或数种的参照无疑会因差异和矛盾而激活思维，导致民族精神的富有。要是此论可以成立，则对于多元文化秩序的期待便具有合理性。

百年来的国势艰危，造就现今不统一的政治地图。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人为割裂是民族的悲剧。所幸在那些地域如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化也都在各自的人文环境中发展。这种共时空的各有特色的发展，无疑提供了一种机缘。

国际化的商业、金融中心的香港，能够为我们提供在国际性的环境中中国文化如何适应世界现代潮流、及其与西方文化和平相处并吸收其有益养分的经验。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发展体现了中原文化向着海洋延伸造出的更为潇洒灵动的特点，那里的环境有充足的条件可以促进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中国大陆是本土文化的母体，它的沉郁浑厚，它在通往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步履，以及在重建大一统所受的挫折，都是统一的中国文化在不同地区的独特体现。

我们若是把意识形态的歧异暂置一旁，把这些由政治地图分置的文化现象加以归纳，我们眼前便出现一个大中国文化的总体形象。这种归纳不仅是超意识形态的，而且是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我们把彼此的缺陷互补为共同的文化优长，这就是一个统一文化之内多元并存的驳杂与繁富，恰好应验了

我们久远的文化加入与改造的期待。

一方面，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入黄土地边界以外，让那些
煞风浸润我们刀削一般的干渴的高原与沙漠。一方面，我们
反顾自身，承认此种多元秩序的合理，不是如同往常地把它
重新整一，而是在一个文化母体之内渗透若干新质和异质，借
以润滑我们的肠胃，让我们在自身体内开始新陈代谢的运作。

也许我们会结束那冲突又沉寂、开启又闭合、始终画着
那阿 Q 式的圆圈的悲剧。二十一世纪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悲
凉的，它只是一个未知数。

盗火者的悲凉

爆发在七十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时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复亡才数年。那数年乃至以后的若干个数年，封建阴影对于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心的笼罩，依然深刻而浓重。正因为如此，处于方生未死之间，叛逆者的宣言和行动，益显孤独和悲凉。五四先驱者那一番愤世嫉俗的呐喊，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旧文化、旧礼教、旧文学的断然决裂（至少是决裂的意愿），至今仍留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离开中国那一时期的特殊环境，来谈五四文化革命的意义都是非现实的。离开这一具体历史性，我们甚至无法理解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体革命，用白话新诗代替古典诗词的诗体革命。打开胡适文集，他的那些为了新诗的尝试所付出的艰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步步为营的反抗和阻挠的结果。那一代人为为了争取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诞生，其经历无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程度。要是没有当日强烈而全面的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可能还是一个梦境。